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鐵樹記

第三回 孝明王變化小兒 謔母傳孝明王道

卻說金陵丹陽郡，地名黃堂，有一女真字曰嬰，潛通至道，忘其甲子，不知其幾百年歲。鄉人累世見之，齒發不衰，容貌常少，皆以謔母呼之，謂其可作母儀也。時孝明王蘭公既傳孝悌王妙道，欽奉仙旨，欲將此道復傳與謔母，乃變為一小小娃子，年可三四歲，在吳郡市上號哭不止。你看這個娃子：頭剃得光光乍，江兒水淚汪汪。紅衫兒遮不住刮地風，駐雲飛望不見香柳娘。卻好似離母的雛嫩嫩黃鶯兒，又好似失乳的孤單單山坡羊。哭皇天一聲聲斷人腸，渾不是要孩子兒模樣。

謔母過於其處，見而哀之，問曰：「孤兒，因何在此悲啼？」孩兒曰：「當此三國離亂之世，吳主新即帝位，曹操兵下江南，父母攜我避兵，亂軍追急，舍我逃散，今不知所在，伏望老母收留，長大時當銜環結草而報。」謔母憐其孤苦，遂收此兒歸家撫育。

漸已長成，母令其讀書，真個是讀書破萬卷，一目下十行。母令其寫字，真個是毫端揮霧雨，紙上走龍蛇。母令其賦詩，真個是唾吐成珠玉，詞成泣鬼神。母令其作文，真個是篇篇成錦繡，字字吐珠璣。這還不打緊，在上的天文，哪些兒不深曉？在下的地理，哪些兒不精通？在三代兩漢的人物，哪些兒不週知？這便是聰明之子，俊秀之兒。謔母不勝之喜。

年及弱冠，謔母謂曰：「我修奉正道，其來已久，不知歲月之幾更矣。一切人情世事置之度外，但憐汝孤苦，撫養於汝。今汝既長大，又無父母，將何以為姓氏？」兒曰：「深感老母撫育之恩，豈敢違母命，但昔日曾蒙門中真人授職□章，約為孝道明王，請以此為名號，不知老母尊意如何？」母曰：「既是天真付授，吾何敢違？」

且說謔母東鄰有一耆老，生有一女，年可十八。你看她標緻不標緻？則見：

面搽著白淨淨鐘乳粉，發梳著黑悠悠何首烏。金銀花嬌的插鬢稀疏，甜蜜蜜露一雙丁香奶乳，嫩尖尖良姜手指。光溜溜滑石皮膚，欲嫁檳榔作丈夫。試問取壽高高貝母。

耆老見明王天資明敏，容貌端然，欲以女妻之，使人與謔母議親，謔母對明王謂之曰：「男女居室，人之大倫，汝今年已長大，合婚娶。東鄰耆老一女，以為配偶。」明王跪進母前，告曰：「兒非浮世之人，領門中孝悌王仙旨，教我傳道與母，今此化身為兒，度脫我母，何必更議婚姻？但可高建仙壇，傳付此道，使我母飛升上清也。」謔母聞得此言，且驚且喜，遂於黃堂建立壇靖，大闡孝悌王之教，明王遂告謔母以修真之訣。

訣曰：

真仙試把道法傳，闡揚正教汞與鉛。鉛飛雪浪汞流液，朵朵金花起紫煙。紫煙飛上凌霄殿，連連結結冰花片。日月拋光朗大千，巽風常使金花現。抽出天魂奪日霞，水晶宮裡是吾家。吾家不是非凡境，夜餐露液晝日華。汞死為鉛鉛化土，白雲鼎氣丹之祖。懷盡天魂地魄中，玄元稱此為丹母。仙機細細口傳君，巧奪乾坤日月真。道法千門及萬戶，千門萬戶獨斯尊。早朝上帝拋金璽，晚捧玉皇丹詔旨。朝游碧落暮蒼梧，晚走扶桑西閭圃。汞是元神鉛是形，形神相得合為真。真神相遇真形後，善果周完睹太清。

於是孝明王仍以孝悌王所授金丹、寶鑒、銅符、鐵券、靈章，及正一斬邪三五飛步之術，悉傳與謔母，時有九鳳齊鳴，萬靈卒止。謔母得傳此道，如撥雲之見皓月，瑞雪之點洪爐，乃謂孝明王曰：「論昔日恩情，我為母，君為子。論今日傳授，君為師，我為徒。」遂欲低頭下拜，孝明王曰：「只論子母，莫論師徒。」乃不受謔母之拜。惟囑之曰：「此道老母宜深藏秘隱，不可輕泄。我領孝悌王之言，後世晉代有二人來學仙者，一人姓許名遜，一人姓吳名猛。二人皆名登仙籍，惟許遜得傳此道。按玉皇玄譜仙籍品秩，吳猛位居元郡御史，許遜位居都仙大使，兼高明太史，總領仙部，是為眾仙之長。老母可將此道傳與許遜，又著許遜傳與吳猛，庶品秩不紊矣。」明三言罷，拜辭老母，飛騰太空而去。謔母感明王之教，保持此道，兢兢業業，以待後世真仙，親相授受。有詩為證。

詩曰：

出入無車只駕雲，塵凡自是不同群。